

一边环球旅行 一边远程办公 “数字游民”： 有惬意也有隐忧



▲凯蒂难忘在土耳其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数字游民”联合办公空间

告别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一边环游世界，一边远程办公。近年来，这种游牧般的跨国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很多“打工仔”和家庭的选择。

一些媒体称这种人为“数字游民”，专指那些不需要到固定地点上班、依靠互联网便可谋生的人群。一项研究表明，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数字游民”增加了一倍多，而类似趋势也发生在欧洲、亚洲等地。

当越来越多人背起行囊四处“流浪”，他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这种看似美好的自由，是否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在全世界各地工作

在撒哈拉沙漠接听Zoom视频电话，在东京酒店打开笔记本电脑。过去几年，28岁的英国平面设计师凯蒂·麦克劳德以这样的方式在78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诸多工作。

凯蒂是典型的“数字游民”，她的办公地点遍布全世界的角角落落。自2018年开始，她便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旅程，而她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大批网民追捧。“疫情之下，远程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凯蒂说。

过去二十年里，卡特里奥娜·克里普斯一直在英国斯特林担任商务教练，但生活在西班牙是她多年来的夙愿。今年6月，卡特里奥娜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开始周游欧洲，在酒店和咖啡馆处理一些线上工作。“如果我现在不这样做，什么时候做？”她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年迈的父母，孩子也都长大了，我的牵绊少了。”

大卫是格拉斯哥的一名作家兼记者，2017年卖掉房子，开始在全球各地旅行并写作。今年冬天，他计划前往西班牙创作下一部小说。他甚至写过一篇关于“数字游民”的短篇小说，他说：“当数字通信革命到来时，当我们拥有强大且免费的网络时，我看到了远程旅行和工作的机会。”

拖家带口环游全国

在“数字游民”的队伍中，有人独自上路，也有人拖家带口。

“孤独星球”网站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来自67个国家的1400人中，有54%属于“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人”，其中70%是带着孩子上路的父母。

38岁的美国人乔尔·杨远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近年来，他和妻子珍娜每年都要花上约六个月时间，开着房车，载着他们三个8到14岁的孩子环游美国。今年，他们要从辛辛那提出发，跋涉2424公里，取道蒙大拿州的黄石国家公园，再去浏览落基山脉和

犹他州的国家公园。

“珍娜和我在俄亥俄州的农村长大，直到17岁我才坐上飞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之前，能够看到和经历更多。”乔尔认为，“在路上”能提供不同的学习体验，会让学习成为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住在奥斯汀的霍利2020年创立了一个远程工作平台，他的妻子则经营着一家人成长咨询公司。他们每年要花两个多月时间旅行，今年他们带着年幼的儿子再次上路，去往澳大利亚和巴厘岛。他们希望旅行的经历能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情绪适应能力，并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

常带着孩子一起旅行办公的露西·斯宾塞认为，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给她和孩子提供了自由思考的时间，“这能让人意识到世界是多么广阔，存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也让人意识到学无止境”。

“数字游民”潮流来袭

无数个人或家庭“走向远方”的背后，是数字游牧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实践的现实。

《福布斯》杂志报道指出，近年来这种新工作方式的流行度正在美国呈爆炸式增长。仅2020年，美国的“数字游民”数量就增长了近50%，达到约1100万人。一些研究预计，到2025年将有多达3570万美国人，22%的劳动力是工作场所不固定且依赖于网络技术的远程工作者。与此同时，类似趋势也在欧洲、亚洲等地“崭露头角”。

除了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外，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熟悉稳定的环境，选择游牧般的工作方式？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答案。

一方面，一些国家和企业创造了可以开启“数字游民”生活的客观条件。

最新调查显示，80%的美国求职者认为，新工作为他们提供能在各地生活的机会很重要。包括爱彼迎、3M、声田在

内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实行随时随地办公的政策，转向永久灵活的工作模式。例如，声田公司的“随处办公”模式允许员工在特定范围内灵活选择地点和方式。如果某个职位位于瑞典，那么员工可以在欧洲任何地方远程办公。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这一词条的搜索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2400%。《福布斯》统计，迄今共有46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包括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葡萄牙、冰岛、希腊等国。

西班牙计划明年1月开始实施“数字游民签证”，包括给申请人提供税收优惠、续签长达5年、配偶子女也有资格加入等内容。但西班牙同时也列出必须是非欧盟公民、能够证明自己已经远程工作至少一年、有足够多的收入可以自给自足等条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合租空间和联合办公空间、负责后勤保障的旅游服务专业人士、在线人才市场和远程求职网站的出现，都在客观上给实现“数字游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群体人数的增长也与人们的观念转变息息相关。

“近年来，一部分人已经从重视财产转向注重体验，尤其是千禧一代正在推动这一趋势。”《福布斯》报道说，“与其花钱购买昂贵的手表或豪车，年轻一代更愿意将钱花在音乐会、攀岩、烹饪等体验上。”

调查显示，千禧一代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宁愿将“血汗钱”花在体验或活动上，而不是购买产品。《福布斯》认为，比起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更多年轻人希望有可以环游世界、结识各行各业的人、随时随地自由办公等体验。

梦想与现实有差距

然而，工作方式的自由往往也需要在另一些方面付出一定代价。一些对“数字游民”存有质疑的人士认为，签证规定、税收问题、医疗保障、缺乏归属

感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等，都有可能让这种看似自由自在的生活变得压力重重。

英国人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一波三折的“数字游民”生活：

本当初以背包客的身份，持着工作假期签证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一个农场工作。在澳大利亚期间，他从一个介绍“数字游民”的博客上看到一个去泰国旅行赚钱的机会。于是，他又拿着旅游签证前往泰国，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通过网站设计赚了一些钱。

可接下来，一个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先是澳大利亚追着他缴纳逾期逗留的税款，后是泰国表示持有旅游签证的人直接与泰国客户合作是违法行为，联合办公空间如果接纳非法外来工作者则会被起诉甚至关闭。

泰国有着相当严格的签证规定，在泰国工作的外国人需要持有合适的签证，获得工作许可证，并缴纳相应税款。于是，本的“数字游民”梦在与现实碰撞之后，无奈破碎了。

医疗保障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一点。在旅行途中，谁也无法预言自己是否会面对健康以及生命安全问题，但为“数字游民”提供的长期医疗和旅行保险至今仍然是市场空白。

此外，旅行中大大小小的突发情况也时常扰乱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设计师凯蒂就承认，不断移动可能会遭遇各种麻烦。“我睡过数不清的机场地板，还要一直努力去寻找畅通的网络。我曾因为是为外国人而被骗花了更多的钱，食物中毒也有几次。”

不过大卫认为，选择做一名“数字游民”，多少得有点冒险精神，并且愿意在没有稳定的家的情况下，应对环境的不断变化。

其实，“数字游民”的真实生活往往并不像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必须探索出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兼顾工作和旅行虽然是很多人想走的精神之路，但它同样伴随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相关链接

76.4%“00后”想当“数字游民”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数据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高于总体的73%。

像“数字游民”这样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数字游民”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目前，许多“数字游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赚取一线城市的工作，并可兼旅行、居住、工作、游玩结合起来，享受边工作边休假的生活。这种全新工作和生活方式，更能得到年轻人的喜爱。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提到，在数字化的浪潮下，未来40%—60%的全职岗位将被兼职替代。如何对工作进行全新的组织，是企业HR面对的新挑战。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这种趋势不是坏事，同过去的雇主模式相比，未来，合同将不容易锁住人才，职场的天平向求职者倾斜，雇佣关系可能会变成合作关系，甚至“雇主”这个词也将消失。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从办公自动化、供应链数字化，到居家办公、灵活就业，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职场形态收到数字化的深刻影响，大批企业通过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令不同用工方式、工作模式下的员工高效协同、发挥优势。